

篇名

《城南舊事》研析——用另一個角度看世界

作者

傅涵。私立曉明女中。二年戊班三十七號。

書籍

城南舊事

著作人：林海音

民國四十九年／初版／爾雅出版社／台北市

壹●引言

不同的敘述觀點能賦予一件平凡的事物無限的生命力，能創造出文學不同的面向，也能增加文章的新鮮感。生活中，我們常被成見所蒙蔽，失去了敏銳的觀察力及發揮自我想像的本能。但是在《城南舊事》中的主角英子就不一樣了，她跳脫出成人既有的思考模式，對事情用自己的一套模式解析，無須顧忌別人的想法，因而能在生活中發現許多有趣的事物，也給予了讀者新的思索空間。這是否在提醒著我們，嘗試以不同的角度看世界，將有意想不到的驚奇？因此，筆者想要透過英子的眼睛，和她一起看看她生活週遭的人們，再以多元的角度，探討《城南舊事》的定位。

貳●原著摘要

本書分為「惠安館」、「我們看海去」、「蘭姨娘」、「驢打滾兒」、「爸爸的花兒落了」五篇，它們分開來是獨立的故事，合起來則可視為一部長篇小說。描寫一九二零年代發生在北京城南邊的故事，以七歲的小女孩—英子的成長為中心，串聯了五個故事，用她天真的眼神看成人悲歡離合，童稚的觀點敘述週遭世界所發生的大小事。

「惠安館」一篇敘述在住在英子家巷尾的秀貞，由於先生的一去不回，再加上女兒小桂子被父母丟了而精神崩潰，被人說是瘋子。英子的玩伴妞兒，不是和親生父母一起生活，在被繼父以「打」來脅迫弔嗓子賺錢之下，而湧起尋找親爹親媽的念頭。英子本因有趣、貪玩而接觸秀貞，但後來因憐憫而幫忙尋找秀貞的女兒，意外的發現妞兒符合小桂子的特徵，最後幫助這對受盡苦難的母女踏上尋找父親之路。

「我們看海去」是篇小學課文，英子喜歡掛在嘴邊朗誦，卻又被分不清天與海所困擾著，她也分不出好人與壞人的差別。她在鄰家的草叢中偶然遇見了一位堅稱自己是好人的小偷，和他聊天說故事，沒想到英子卻因為一時好奇使得警察發現了小偷的贓物，而使小偷遭到逮捕。

「蘭姨娘」這篇在講英子父親熱心幫助的德先叔及蘭姨娘兩位朋友，一位是在北京讀書的學生，一位是別人家中的小妾。由於英子不喜歡冷漠的德先叔，又對蘭姨娘和爸爸的曖昧關係感到不安，而從中牽線，將蘭姨娘與德先叔成功送作對，最後兩人決定一同前往上海開創未來。

「驢打滾兒」敘述英子弟弟的保母—宋媽的故事。從原本開心地為自己的孩子作衣裳，到從定期來拿錢的先生口中得知兒子溺斃，初生的女兒被隨手送與路人，心情的重大轉變，使得宋媽無法承受。最後宋媽被媽媽說服，回到許久未見的家鄉。

最後一篇「爸爸的花兒落了」象徵英子童年的結束。英子小學畢業時，爸爸因肺病而臥病在床，不能夠參加畢業典禮，不久便去世了。英子從此必須擔負起照顧弟妹及家庭的責任。

參●正文

一、人物分析

01.英子

A.兒童特質

英子是書中的主角，以一雙兒童的眼睛來觀察週遭的世界。正因為她的「兒童特質」，為故事增添不少色彩。顯現在英子身上的兒童特質包括：對於週遭的事物總是特別敏感、充滿好奇，喜歡問問題、到處晃尋找新奇的事物，對於事情不輕易下定論，非得經歷過才會相信別人的話…等。英子因為好奇而不顧家人告誡，不理會他人對秀貞異樣的眼光，才能自然地 and 秀貞相處，而有非凡的經歷；也因為好奇，使得英子喜愛聽大人說話，再透過不一樣的思維回應，使得家庭生活充滿新鮮感；好奇還使英子在草叢中奇遇了小偷。

英子是所有兒童的代表，不管在何時何地，永遠是疑問最多、好奇心最強、也是最憑直覺說話的一群。

B.成長

英子隨著年齡的增長，思考逐漸成熟，天真的成分也漸漸消失，由於「書中故事的發展循著英子的觀點而改變。」〈註一〉，我們能從中巧巧的觀察到時光的流逝與英子的成長。從原本單純的與人稱瘋子的秀貞相處，毫無戒心，到長大一些後，能了解到蘭姨娘與爸爸的曖昧關係，進而採取行動來維持家庭的完整，透露著英子對人世的認知已漸漸的改變。

「每一段故事的結尾，裡面的主角都是離我而去，一直到最後的一篇『爸爸的花兒落了』，親愛的爸爸也去了，我的童年結束了。」〈註二〉

離去的每個人都代表著英子的成長，對他人越來越少的依賴，越來越能感受到成人世界中的悲歡離合與無奈。等到最後一篇，爸爸過世了，英子的童年正式結束時，則代表她要背負著更大的責任。

C.憐憫與體貼之心

「…但英子更是個『女』孩，她具有一雙專屬於女性的，敏於同情的眼睛，特別能看見那些掙扎在性別壓迫中難以翻身的女人。」〈註三〉

英子週遭有太多失去親人的人，不論是秀貞、妞兒，還是宋媽，她總是不掩飾的表達憐憫，給予祝福，甚至付諸行動，幫助他們。此外，英子也具備身為女孩的另一項特質—體貼，她關心媽媽在蘭姨娘與爸爸的曖昧之間的尷尬，體貼宋媽失去孩子後的心情而知道要保持沉默。英子雖然年紀小，但懂得以同理心思考，貼心、同情的一舉一動帶給週遭許多溫暖。

02.媽媽

典型的傳統婦女，相夫教子，打點家裡的大小事務，面對丈夫在外「喝花酒」，也只能無可奈何地在家等他回來。但另一方面，她似乎又成了現代媽媽，她是英子最親近的家人，也是最疼愛英子的人，面對英子的種種要求，總是答應，對英子的教育也不因為她是「女」孩而有所改變，或許是將自己未能實現的願望投射在孩子身上吧！從媽媽與英子間的互動，如：媽媽知道要買英子最愛吃的八珍梅，英子取笑媽媽發音，當面笑說：「我的灑媽媽」等小事，就可得知她們母女關係的親密度遠勝於其他的家人。

03.爸爸

爸爸扮演著家庭權威的角色，他的出現代表著英子要被處罰、被教訓，媽媽也知道「叫爸爸揍人」帶有脅迫性。因為爸爸帶著是一張嚴肅面孔，加上平時忙於工作，英子與其互動相對減少，但英子每在不知所措之時，總會想到爸爸，可知爸爸在英子心中的矛盾角色：又愛又怕。

最後在「爸爸的花兒落了」一篇中，英子回憶和爸爸相處的時光，爸爸對英子的期望在責罵、鼓勵及教導中浮現。她訓練英子到銀行寄錢，責備英子賴床的壞習慣，透過實際的行動表達出他對女兒的關心。他愛女兒就像愛他種的花兒一般，不斷澆水、施肥、修剪，期盼花兒長的美，女兒活的更好。

04.宋媽與其丈夫黃板牙

「我簡直想不出宋媽要是真的回她老家去，我們家會變成什麼樣兒？誰給我老早起來梳辮子上學去？誰餵燕燕吃飯？弟弟挨爸爸打的時候誰來護著？珠珠拉了屎誰來給擦？我們都離不開她啊！」〈註四〉

宋媽也是位傳統的女性，但和媽媽不一樣的是：宋媽是貧窮的、是鄉下來的。宋媽展現了女性堅強自立的一面，辛勤盡責的工作、為養活孩子和家。宋媽不因為自己是鄉下來的而自卑，卻也不妄加奢求，她把對自己孩子的情感投射到英子及她的弟妹身上，無私的照顧培養了和小孩深刻的情感。對英子及孩子們來說，宋媽已是家裡的一份子，是他們離不開的親人了！

宋媽的先生黃板牙總是牽著頭驢出現，來向宋媽拿錢，卻因為好賭而沒有盡到照顧好親生孩子的責任。在英子眼中，驢和黃板牙的形象已經合而為一，他就像那頭驢一般笨拙、沒有出息，在地上打滾沾滿塵土，壞了爸爸的花兒，也壞了宋媽原本對孩子的美好期盼。

黃板牙與宋媽是強烈的對比：一個堅韌的女性與一個不負責任的男性，一個小孩喜歡的保母與一個丟了自己孩子的爸爸，但是宋媽厭惡先生的好賭與不顧孩子卻也不能改變什麼，這就是舊時代中女性的悲哀。

宋媽和每個母親一樣，無法承受失去孩子的重大打擊，生活失去了重心與期盼。她最後騎著帶著鈴鐺的驢離去，鈴鐺搖出清脆的希望之聲與英子一家的祝福。

05.秀貞與妞兒

秀貞是個大眾觀念下的受害者，她被先生拋棄而去，卻又無法照顧自己的孩子，父母擅自丟棄她的女兒卻說是「爲了她好」。她承受不了這麼大的打擊而精神衰弱，大家卻說她「瘋了」。在身旁的眾人既有觀念下，秀貞無法自行做決定，無法得到關心與了解，直到遇見了沒有「預設立場」的英子。她同樣把自己的女兒一小桂子的形象投射到英子身上，在和英子相處的過程中尋找小桂子的影子，撫慰了秀貞長久以來沒有小桂子在一旁的心靈空虛。秀貞從來沒有放棄與家人重聚的希望，可見她對感情的癡，及對幸福的渴望。最後正與英子的母親在「驢打滾兒」一篇中對宋媽所言呼應：「是兒不死，是財不散」〈註五〉，秀貞找到了自己的女兒，踏上充滿希望的尋夫之路。

妞兒在在家庭經濟的壓力下成長，活的並不開心，面臨繼父的毒打，又得知自己非親爸親媽所養，因而將生活的不如意轉爲尋找親身父母的動力。妞兒是英子的好玩伴，雖然兩人生活在附近，卻有不同的背景，英子的形象是「幸福的」，妞兒則是「悲苦的」，但兩人都能坦開心胸，相互分享，一同擁有快樂時光，這就是天真善良的「兒童特質」！

秀貞與妞兒除了長相相似，有黃頭髮和兩個淚坑，對於尋找家人的信念也是一樣的堅定，間接的暗示兩人爲母女關係的特質。

07.小偷

對於英子來說，小偷只是個奇怪的叔叔，她看見的是象徵老實的厚厚嘴唇及小偷有禮和善的態度，讓英子喜歡和他相處，聽他分享故事。小偷在鬼鬼祟祟的行爲被發現後，不斷的強調自己「不是壞人」，希望能獲得英子的信任。這反映出小偷對自己行爲的心虛，明知自己的行爲是不正確的，卻還要從事，面對內心的不安，他急於獲得他人的認同。他認爲自己的出發點是爲了弟弟的教育，是迫於無奈才不務正業。但英子單純的頭腦萬萬想不到，好人也會做錯事，而且是因爲貧窮而起，所以在看到小偷被捕才會不知所措。

08.蘭姨娘與德先叔

蘭姨娘是新時代女性的代表，頗具有女性意識。雖有不愉快的過去，她卻從中學習到如何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她穿著打扮時髦，不再像傳統女性束縛在舊式的家庭中，而是爲了自己的未來離開施家，勇於向朋友求助，展露出女性覺醒的氣息。

德先叔是北大的學生，是面對新知識衝擊、具有現代的思維及非凡見解的讀書人，他給蘭姨娘看《傀儡家庭》，更表現出他對女性的尊重。

蘭姨娘與德先叔雖然也存在著對比，一個是關心孩子的阿姨，一個是對小孩冷漠的書生，但經由英子的從中調和，他們互相學習到了對方的一些特質，加上

兩人同具現代觀念，使他們最終能在一起，是書中少數能追尋到自己天空的一對。

二、本書的多元定位

「《城南舊事》不論從那個角度閱讀都是很好的作品，有人說它是女性作品，因為裡面的主角，比如惠安館裡面的秀珍、宋媽，都是以女性為主角……有人認為它是一部成長小說，每段故事的最後都是別離，最後一段『爸爸的花兒落了』，寫道：爸爸去世了，英子也長大了。整部小說是一個成長的過程，可以是青少年成長小說，也可以是兒童讀物，或是成年讀者對童年的回憶，它是有很多面向的，我想這是經典小說很重要的條件。」〈註六〉

01.懷鄉文學

依《城南舊事》的題材與故事背景，評論家們不加思索，就將其歸入「回憶文學」一類，例如王晉民《台灣當代文學》，就直接把《城》書歸為「純粹的回憶文學、思鄉文學」（註5），屬懷鄉文學的第一類。黃重添也如此分類，認定它是台灣「常見的文學品種」，『回憶文學如屬於小說的，亦可稱之為「鄉愁小說」』。（註七）

「一九二二年林海音五歲時由台灣遷居北京，成長於五四時期，難免會有這類『懷舊』的作品產生。」（註八）

《城南舊事》完成於五十年代，當時的台灣在政府大力提倡下，文壇盛行「反共文學或戰鬥文學」，部分作家為迴避反共文學，而寄情於「懷鄉文學」。根據《城南舊事》的題材及背景，有些人將它列入「懷鄉文學」一類，因為從英子的眼中看見的北京建築，口中說的北京話、吃的當地名產，身上穿的棉襖，讓許多人找到共同的家鄉回憶，產生共鳴。

02.女性文學

「…小說裏的『中國符號』極為薄弱，而以女性為主的『性別符號』則十分強烈，是典型由一個女作家寫的『一群女人的故事』，也是一部從女性的眼睛出發，特別看得見女人種種桎梏的長篇小說。」

「《城南舊事》四段中，女性故事佔了三大段，三段中又正好包括了老中青三代不幸女人的三種典型。追尋她們不幸的源頭，無不直接來自男人：『惠安館』的女主角所以瘋了，是因為使她懷孕的男人：一個從外地來北京讀書的大學生，被家裏召回後從此渺無音訊。『驢打滾兒』裏的宋媽，則是那位定期從鄉下來拿錢的丈夫。他在家鄉賭博，導至幼兒溺斃；他甚至把初生的女兒，隨手送與路人，而這一切都瞞著在城裏辛苦工作的宋媽。…第三段的『蘭姨娘』又是另一個例子。她是為了哥哥的病，三歲就被賣到北京的蘇州姑娘。上二十歲的青春年華，即『從良』當了六十八歲有錢男人的姨太太。」〈註九〉

在《城南舊事》中，英子所接觸的人大多為女性。作者結合自己在五四新舊交換時期的成長經驗，透過英子的媽媽、秀貞、宋媽及蘭姨娘的遭遇，來反映出社會、男性、經濟、禮教、歷史上對於女性的壓迫，再藉由英子賦予這些人物同情與關懷。在蘭姨娘追求幸福的勇氣，及英子受的學校教育，週遭的人對她當「女校長」的期望之中，表現出對於女性意識及地位提昇的希望，卻也對在潮流轉變中那些無法改變命運的女性〈秀貞及宋媽〉表達遺憾。林海音用筆描繪中國傳統女性的悲苦，並在其中表達女性意識及女性自覺，因而有人將《城南舊事》歸為「女性小說」。

03.兒童文學

因為林海音成功以小女孩的角度看大世界，掌握了「模擬孩子的身份來寫小說」的技巧，沒有出現「小孩說大人話」〈註十〉的情形，而是運用淺白易懂的文字、富有趣味性的童言童語，是使《城南舊事》能成為兒童文學的重要條件。它就像是一個成人小時候寫成的日記，和讀者分享兒時的種種遊戲、想法及發生的怪事，透過好奇的行為與天真的話語來拉近與讀者的距離，像是「我站在駱駝的前面，看牠們吃草料咀嚼得的樣子，那樣醜的臉…牠們咀嚼的時候，上牙和下牙交錯的磨來磨去，大鼻孔裡冒著熱氣…我看的呆了，自己的牙齒也動起來。」〈註十一〉，讓大人看了覺得可愛，小孩看了產生「和我一樣耶！」的認同感。

肆●結論

從英子的家庭生活來看五十年代的社會場景，用最天真、最真實的眼光重現了當時人們的思考與生活，《城南舊事》中生動的人物形象都象徵著在社會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成員。透這些小人物的描寫，我們可以了解到作者不只是回憶兒時，而是想要藉此表達的女性意識及童稚純真眼光的可貴。

文學沒有一定的答案，也沒有對錯，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方式觀察，自然會有不同的面向，就如同英子與成人看法間的差異。《城南舊事》的定位有多種說法，但懷鄉與童稚的兩類講法多侷限在寫作技巧與時代背景方面，從隱藏在純粹故事的背後更深一層的探討人物的意義，便可發現林海音在其中所表現出的「女性意識」。

伍●引註資料

註一、齊邦媛。〈超越悲歡的童年〉，《城南舊事》書序。

註二、林海音。《城南舊事》。爾雅出版社，民國 49 年。頁 235。

註三、應鳳凰。〈林海音的女性小說與台灣文學史〉。取自：台灣文學研究工作室 <http://ws.twl.ncku.edu.tw/hak-chia/e/eng-hong-hong/lim-hai-im-luseng.htm>

註四、林海音。《城南舊事》。爾雅出版社，民國 49 年。頁 199。

註五、林海音。《城南舊事》。爾雅出版社，民國 49 年。頁 215。

註六、應鳳凰。「閱讀林海音：林先生的編輯、寫作生涯與台灣文壇」。取自：http://www.lib.ncku.edu.tw/journal/11st_Journal/P89.HTM

註七、同註三。

註八、彭小妍。〈巧婦童心：承先啓後的林海音〉，《一座文學的橋：林海音先生紀念文集》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，民國 91 年。頁 114。

註九、同註三。

註十、高陽（許晏駢）。〈《城南舊事》的特色〉，《文星雜誌》42 期，1961 年 4 月，頁 35，取自：台灣文學研究工作室 <http://ws.twl.ncku.edu.tw/hak-chia/e/eng-hong-hong/lim-hai-im-luseng.htm>

註十一、林海音。《城南舊事》。爾雅出版社，民國 49 年。頁 32。

陸●參考書目

1. 李瑞騰、夏祖麗主編。《一座文學的橋：林海音先生紀念文集》。台南市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。民國 91 年。
2. 吳燕娜編著。《中國婦女與文學研究論集：第二集》。台北縣板橋市。稻鄉出版社。民國 90 年。
3. 王玉婷。〈林海音長篇小說研究〉。國立台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專題研究報告。民國 92 年 5 月。
4. 台灣文學研究工作室
<http://ws.twl.ncku.edu.tw/hak-chia/e/eng-hong-hong/lim-hai-im-luseng.htm>